



## 母亲的“人生过滤器”

新的童话书，别提多高兴了。如今想来，母亲的“过滤器”里，筛掉的是我的虚荣，留下的是对书籍的渴求。

上世纪九十年代，母亲随父亲搬到县城，父亲开了一家小五金店，日子渐渐宽裕。当时县城里流行买VCD机，父亲也想凑个热闹。母亲却不同意，她把钱用来给我报了作文班和英语班。那些年，我在书海里遨游，作文多次获奖，英语成绩也一直名列前茅。母亲的“过滤器”，筛掉的是短暂的娱乐，留下的是长远的投资。

我参加工作后，工资越来越高，消费也越来越随意。看到同事背名牌包，我立刻跟风买了一个；刷到网红推荐的护肤品，不管适不适合自己，都下单囤货；甚至为了凑满减，买了很多根本用不上的小物件。母亲来我出租屋，看着堆成山的快递盒和闲置的物品，默默帮我收拾。她拿起一瓶没开封就过期的面霜，轻声说：“东西买多了，心就乱了。你以为是占了便宜，其实是被欲望牵着走。”

我当时没听进去，觉得母亲“跟不上时代”。后来公司效益直线下滑，我看着银行卡里不多的积蓄，理解了母亲的话。

在母亲的影响下，我开始用她的“过滤器”筛选生活。

今年冬天，我用攒下来的钱报了一个

职业培训班，三个月后成功跳槽找到一份心仪的工作。我明白了母亲的“购物过滤器”，从来不是为了省钱，而是为了让我们在纷繁复杂的世界里，保持清醒的头脑，做出正确的选择。

如今，我也成了“过滤器”的忠实使用者。路过商场，不再被华丽的橱窗吸引；刷到网购链接，不再盲目下单；面对各种诱惑，总能想起母亲的话。我的购物车越来越空，生活却越来越充实：周末去图书馆看书，提升自己；假期陪母亲旅游，增进感情；闲暇时学习烘焙、插花，培养兴趣爱好。

母亲的“购物过滤器”，其实是一台人生的“智慧筛选机”。它教会我们，在物欲横流的时代，要学会过滤掉虚荣、浮躁与冲动，留下务实、清醒与坚定。那些被我们筛掉的，不是生活的必需品，或许正是阻碍我们成长的绊脚石；那些我们最终选择留下的，也许才是能让生活变得更美好的养分。

生活就像一杯水，杂质多了，就会浑浊；过滤掉杂质，才能清澈见底。愿我们都能拥有一台属于自己的“人生过滤器”，在岁月的长河中，筛选出珍贵的东西，活出简单而丰盈的人生。因为那些没买的、没选的，最终都会以另一种方式，成全更好的我们。

卜庆萍

## 不想走和“不”挽留

最近看到一段老夫妻吵架的视频，大妈骑着三轮车，想离家出走，嘴上喊着过不下去了，要上闺女家，而大爷跟在身后追，嘴上说着走就走，没人拦你，但事实上一个不想走，一个“不”挽留。网友评论道：“全是演技，但都是真心。”我边看边笑，这也是我公婆的日常。

公公婆婆已结婚40年了，拌嘴是家常便饭，离家出走的戏码更是每隔一段时间都要上演一两回，主角永远都是婆婆。

婆婆脾气急，一点小事就能被点燃。公公又喝酒了，电视声音大了，垃圾桶满了没有倒等等，这些小事都可以引发争执。有时一吵上头，婆婆总会拉开衣柜，扯出提前叠好的布包，再往里面塞两件换洗的衣服，换上布鞋就往门口冲。

公公的反应跟视频里的大爷差不多，他靠在门框上慢悠悠地对婆婆的背影甩上一句：“要走就快点走，晚饭可不等你。”他的脚悄悄地挤在门后，不让门完全合上，偷偷盯着婆婆的背影，生怕她真下楼梯。

就在前几天，两位又因为看电视吵了起来。婆婆想看戏曲，而公公执着于抗战剧。婆婆脸色瞬间变了，起身就冲进卧室里收拾包，动作一气呵成。

“我不跟你一般见识了，我去闺女家住几天。”婆婆拎着包站在门口，语气生硬。公公坐在沙发上，眼睛没离开电视，“去吧，我正好清静清静。”话音刚落，他竟起身去了阳台，拿了一双棉拖鞋递给婆婆，“外面降温了，你穿的那个鞋太薄，别冻着脚。”婆婆顿了顿，嘴还是硬着：“我不怕冷。”但脚始终没有抬起来。

当时我在厨房洗碗，偷偷地看了眼这场戏。公公慢悠悠地说：“还是换上吧，要是真冻着，闺女又得说我欺负你。”婆婆低头看着鞋脸色软了下来，但嘴上还是不饶人：“不用你管。”边说边把脚伸进棉拖鞋，手里的包却慢慢放在地上。公公弯腰顺势拿起包，又挂回了玄关衣架上，“儿媳妇都做好饭了，吃完再说。”这下婆婆没有反驳，乖乖地走到餐桌前坐下，拿起了筷子。

一顿饭吃完，刚才的矛盾已烟消云散。两人开始收拾碗筷，擦桌子，没我什么事了。做完营生他俩竟然一块儿下楼去散步了。

有人说，最好的婚姻不是不吵架，而是吵完架后，一个给台阶，一个顺势下。婆婆的要走是气话，目的是求关注，公公的“不”挽留是一种伪装，目的是护着婆婆的体面。他们从来不说甜言蜜语，也不懂得浪漫一事，却把爱意都藏在了一些小动作里。吵不散，闹不离心，你给我台阶，我懂你心意，平平淡淡相守到底。

马其军

## 婆婆的偏爱

软香甜，杂粮馒头朴实厚重，各式各样的面食满满当地地堆了一桌。可我是土生土长的南方人，实在不习惯顿顿吃面食，难以下咽。细心的婆婆看在眼里，悄悄单独给我煮了一碗白菜粉丝，清淡暖胃。

婆婆家屋前，是连绵不绝、望不到边的荒凉山坡，风一吹，尘土飞扬。怕我觉得屋里冷清单调，婆婆特意专程去城里，买了两盆绿萝和一束腊梅花。

婆婆家的厕所是那种旱厕。一向爱穿细高跟鞋的我，每次如厕都胆战心惊，生怕脚下打滑。为了减少上厕所的次数，我只能硬生生忍着，尽量少喝水。可这些细微的窘迫，都被婆婆看在眼里。她默默给我准备了一双亲手缝的棉拖鞋，柔软厚实，暖意融融；还在厕所外放了一个小木桶，悄悄化解我的尴尬。

一出门，凛冽的寒风呼啸而过，刮在脸上像刀子一样，卷起地上的尘土，迷了双眼。荒凉的山野，简陋的居所，不便的生活，让我心底的抱怨又悄悄涌了上来，只想快点逃离，早早回家。就在这时，读高三的

儿子轻轻拉了拉我的衣角，认真地说：“妈，不要嫌弃，也别抱怨奶奶。她已经把自己最好的东西全都给我们了。”

儿子的话像一道暖流，瞬间击中了我心底最柔软的地方。我怔怔地看着忙碌的婆婆，看着那一桌不合我口味却用心准备的吃食，看着那些绿植，看着那双针脚细密的拖鞋，眼眶突然湿润了。

婆婆家没有优越的条件，她不懂我这个南方人的口味，不懂得如何精致地生活，却用自己最朴素的方式，拼尽全力对我们好。她把能寻到的美食、能想到的关怀、能付出的心意，毫无保留地捧到我们面前。那些我嫌弃的简陋与不便，都是她倾尽所有的偏爱。

原来我一直抱怨的，是婆婆倾尽全部的温柔；我想要逃离的，是她用心守护的港湾。去年的甘肃之行，没有了抱怨，只剩满心愧疚与感动。婆婆的这份偏爱，朴素无言，却厚重绵长。返程时，我默默收起了那双棉拖鞋，想着今年过年，早点回来帮婆婆揉面。

刘英



每年过年的时候，我都不情愿回甘肃婆婆家。每次都提前返程，心里还装着数不尽的抱怨。从去年开始，我的想法变了，因儿子的一句点拨。

婆婆家偏远，从县城出发要坐三个小时的车，下车后还得走一小时山路。本就晕车的我，一路颠簸，胃里翻江倒海，难受得说不出话。朋友看我发的朋友圈，笑着调侃：高德地图都搜不到的地方，偏偏被你找到了。带着满身疲惫与无奈，历经一路车马劳顿，终于到了婆婆家。

一进门，桌上早已摆满了婆婆准备的吃食，清一色都是面粉做的。红糖馒头暄

## 家有“打猎型父亲”

回家，我们俩都会第一时间冲到他面前，看他带了什么回来。初春草木萌发，父亲会带新鲜的荠菜、蒲公英之类的野菜，让母亲做给我们吃。夏秋之交，瓜果成熟，父亲带回家的便越来越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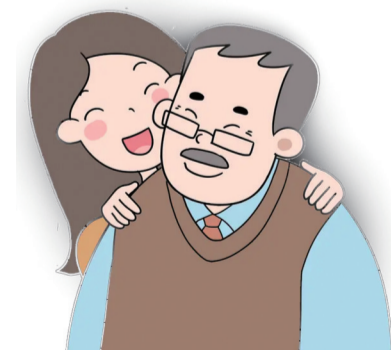
有几年，父亲在城里上班，每天早上出门，傍晚才回。他中午把饭盒的饭吃掉，晚上就用饭盒装些糖果回家。进门后，见我和妹妹奔过去，他就把饭盒举得高高的，用力摇晃，惹得我和妹妹迫不及待地踮起脚去抢。有时父亲还会带回城里的糕点，或者给我们买个铅笔、橡皮之类的。母亲见状，总是嗔道：“你就惯孩子吧，乱花钱！”不过母亲的表情是欣喜的，虽然嘴上怪他，其实是支持的。很多时候，父亲也会给母亲带东西。

后来父亲上班时挎一个黑提包。遇上发工资的日子，他便格外慷慨，会在城里买些江米条、蛋糕、香肠之类的，放在提包里拎回，也因此，我们从小虽在乡下长大，但吃过见过的好东西不少。

那些年里，父亲偶尔会出远门。每次回家必定满载而归。他让我们见识到异乡的风物，也唤起了我心中对远方的向往。记得有一年，父亲给我和妹妹买了鸭绒袄，这是当时很多孩子都没见过、更没穿过的。“狩猎型父亲”带给我们的除了快乐，还有十足的底气。

父亲一直用这种方式爱着我们，爱着这个家。如今父亲老了，我和妹妹也成了“打猎型女儿”。每次回老家，我们都会为父母带一份美好。

马亚伟



最近看到一个词：打猎型伴侣。意思是伴侣像优秀的猎人一样，每次回家都会把外面的好吃的、好玩的带回家跟另一半分享。我倒是没遇上“打猎型伴侣”，不过我的父亲堪称“打猎型父亲”。他从外面回来，几乎未空过手，总是要带点什么回家。

我和妹妹小时候，经常享受到“打猎型父亲”带回来的好物。父亲下地干活

